

毀去的序文

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再版

版權所有

毀去的序文一冊

實價二角

著者 徐 雉

發行者 樊 春 霖

總發行所 新文化書社

上海四馬路六十二號

各省各新書店均有代售

序一

——以詩代序——

愛情的花（散文詩）

我的愛情關不住了，便化做兩行熱淚。我偶然在一座荒蕪了的花園裏散步，我的眼淚不經意地落在草地上，草地上就立刻開了一朵美麗的花，是世界上一向所沒有的。

園裏的蜜蜂，從來不曾聞過花香，如今瞥見了這朵花，便繞着牠飛翔，徘徊不忍去。

杜鵑看見了這朵花，以爲顏色太淡了，便從潔白的胸膛裏

，啄出些鮮紅的鮮血來，灑在這朵花上。

隨後一個年輕的姑娘，打那邊走過，瞧見了這朵花，使用她圓潤的嘴吻牠，用她柔膩的手摸牠。她那玫瑰色的面龐，被花映着，越顯得斌媚可愛。覺得這朵花非尋常可比，牠的美麗，純潔和香氣，竟使她走不開了。

那時我可以輕輕地趑到她身邊，對她說：『姑娘，這朵花是我的眼淚化成的，而我的眼淚又是我的愛情化成的。無論誰家女郎，只要她是和這朵花一樣美麗的，如果愛牠，就可以把牠拿去。現在你正是配得上享受牠的人，那末，我情願

把牠送給你。』

假如她不肯拿去，我便要放情大哭，我的眼淚將溼透她的衣裙，我將把我的花撕得粉碎，讓蜜蜂去憑弔她的伴侶，讓杜鵑去爲牠泣血，讓地上的污泥去遮住牠的美麗，更讓烈日炎威暴風驟雨去摧殘牠，侵蝕牠。

又假如她願意接受牠，那末我的愛情便有着落了。雖然我的心依舊是空虛的，但多少終可以得着些安慰了！

一九二二，十一，二十於東吳大學。

序二

——以詩代序——

乞丐（散文詩）

『噫，可憐的乞丐，什麼是你所最需要的？你需要麵包？』
一個富人說：

『麵包我固然需要，但不是最需要的；因為麵包只能療我物質上的飢餓，而不能療我精神上的飢餓，』

『那末，金錢呢？』那個富人又說：

『先生，金錢我也不要。活着的時候既然拿不到手，死後

又帶不去。我需要一件永久的，而又不曾磨滅的東西。」

「呵！我猜着了！原來你所最急切地希求的是名譽，是不是？」那個富人很得意似的說：

「哼！我要名譽做什麼！當我被煩悶之濃霧罩籠着的時候，名譽不能把這濃霧吹去；當我在黑暗中踽踽獨行的時候，名譽又不能放出一線光明來引導我。所以我也不要名譽。不！決不！」



跟着一個少年音樂家踱過來，他對那個乞丐說：

『麵包既不是你所最需要的，金錢和名譽你又不要，那末天才呢？在我看來，天才實在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。我愛天才，猶如世人之愛金鋼鑽。倘若你願意，我可以把我的，分一半給你。你有了音樂家的天才，你就可以把你蘊藏在心的深處的悲哀，譜入哀怨而淒切的琴弦。在慘淡孤寂的夜裏，在瀉蕩着如銀的月色的森林下，你能彈出一切和平而美麗的夢；在這夢裏，你會遇見你那已死的母親，你會找着你那不知去向的戀人。你又能彈出一切奇特的幻想，在這幻想裏，一切迫壓着你的東西都消失了，你將暫時忘記了你的痛

苦。而且你的愴惻的琴聲浮到天空中，天空中掛着的繁星和孤月，都將失掉了她們的光明；你的琴聲落到汪洋的大海裏，海水就會掀起極大的波浪來；你的琴聲穿到孤寂的深閨中，閨中的少女便會嗚咽的哭起來。」

『我雖沒有音樂家的天才，我却時常立在街頭吹簫；我的悲哀，在神祕的音樂的波浪裏面震蕩着。但是那些來來往往的路人，只是大刺刺地從我身傍走過，誰也不理我，也不給我一些安慰。我的簫聲不能不說是悽慘而動人，但終不能引起他們的同情！憑你有多大的音樂家的天才，他們的鐵石一

樣的心，又堅，又硬，又冷，決不是一種脆弱微小的哀歌所能移得動的。試問我要天才做什麼！復次，天才也是靠不住的，因為牠也有盡的時候。人之有天才，好像燈之有油。燈裏的油，若不是時常加添，便要涸竭；而天才呢，不獨照樣要涸竭，甚至想加添些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天才我也不要。



最後一個清麗的女子，左手提着一籃鮮花，走到乞丐的身邊。她凝着眼注視他，她的眼波；澄靜得和彫像一樣，而且

說：

『咳！乞丐！我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麼了！我知道你所需要的，是一顆少女的心，裝滿着純潔的愛情。是不是？一個人若是滿腔的愛情無處寄託，或是待不着一些愛，就好像沙漠中的旅客找不到解渴的水一樣，不久他的生命便要逐漸地枯萎下去！富人祇能給你麵包，金錢和名譽；音樂家只能給你些天才；但我能給你愛情，你所最需要的。我願永愛着你，我願把這籃花——愛情的象徵——贈你。』

於是乞丐灰白的面龐，漸漸地紅潤起來，因為現在他的血

管裏，有了新生命了！他感激的眼淚，珍珠般的滾下來。他回答說：

『愛情？這正是我所最需要的！這正是我所最需要的！麵包只能療我物質上的飢餓，惟有你的愛能療我精神上的飢餓，金錢死後是帶不去的，天才也有涸竭的時候，惟有你的愛纔是永遠不會磨滅的東西！名譽不能給我一些幫助，惟有你的愛是衝破煩悶之濃霧的太陽！是黑暗中引導我的光明！』

一九二二，十二，二於東吳大學。

序

凡曾讀過徐雉君的詩，及小說月報上「失戀後」一篇的，至少可以知道些作者的性格，作者的思想，和作者的藝術；用不着我來多說介紹的廢話。況我這無名小卒，於文學又是門外漢，說了也等於不說，不見得可以增作者的聲價，實在沒有意思而且不必。但作者不求當代文豪的品題，却降格求諸下走，那是他的苦心，我可不敢不答應了。

徐君是一位詩人，一位戀歌的作者。他做的詩都極其優美

雅逸，能在近日新詩壇上佔一重要的位置。如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：一切都不是她的，一籃花，單戀，失戀等，及詩刊上發表的：有夫之婦，熄了的心靈之微光等，讀了俱可令人想着作者情感的熱烈真摯，一種爲愛而歌唱，爲愛而哭泣，爲愛而流淚的聲情，都在他的詩句上流露出來。他是愛的讚美者，愛的尋求者，愛的徬徨者，愛的失望者。他以爲人生只有愛，只有愛是真實，只有愛是可靠，只有愛是豐富而有生命的；除了她，一切都沒有意義，一切都是虛偽，一切都是空空洞洞，一切都沒有可留戀的價值。愛就是生命，愛就

是人生，愛就是一切。所以他說：

朝得愛

——戀人的愛——

夕死可矣。

——孤獨者的煩悶第四十首——

天上的白雲飄蕩着，窗前的楊柳婀娜着，鳴蟬吱吱地叫着，流水潺潺地響着，但是，胸內的情火呢，不熊熊地燃着嗎？青春之花燦爛地，馥郁地開了，鳴鶯在歌，蛱蝶在舞，一雙一對的愛人在唱了。看喲！那邊是汪汪的海洋，那邊是熱

烈的火山，那邊是光輝的日月，那邊是欣欣的草木，都是愛的表徵啊！愛罷，讓我們熱情地愛罷！讓我們俯首在愛之神前罷，作者極端的相信愛是生活的要素，沒有愛的生活是枯寂，寡味，毫無生趣的。然而在這冷酷無情的世界中，又有什麼呢？一切只有欺凌，只有虛偽，只有假意，只有逢迎。什麼自由戀愛？什麼愛情神聖？充言之，也只有一頓大菜，一場跳舞的代價。所以在作者作品中，時有失望的呼聲拼裂出來。

說什麼恩和愛？

說什麼情深如海？

不過是快樂的反面，痛苦的別名，

聽！一聲梵鐘 把我驚醒。

——織情歌第四節——

呵！美麗的桃色的輕雲！

我恨不能把爾來吞，

使我胸中的情炎全消，

不再熱烈地燃燒。

——織情歌第八節——